

史

記

志

疑

史記志疑卷二

梁玉繩

夏本紀第二

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

案殛鯀者堯也非舜也說在五帝紀中

居外十三年

案此及河渠書漢溝洫志皆言禹在外十三年與孟子言八年異御覽八十二卷引尸子作十年不闕其家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又作七年當以孟子爲定但史漢皆謂出夏書而夏書無此文何歟前編謂因兗州貢賦十三載之言殆非

也路史後紀作三十年尤非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附案此乃史公節錄論語文但前後皆敘禹治水事何緣插入此四句疑有錯簡

泥行乘橈山行乘權

附案四載之名惟陸車水舟無異

只此作船

若泥橈山權多有不

合卽以史記言之河渠書泥行蹈毳山行卽橋

徐廣于此云

一作橋

已與本紀異矣河渠書謂出夏書說文橈字注引虞書作山

行乘橈澤行乘輶當卽史所稱夏書乃復有此異全溝洫志

仍河渠者也而所引夏書更作泥行乘毳山行則楬深所未

曉其宅如僞孔傳云泥乘輶山乘橈書疏引尸子云山行乘

橈泥行乘蕤

徐廣于此云橈

史集解又引尸子云行塗以橈

行險以撮行沙以軌

路史引

文子自然篇云沙用跡

乃鳥泥

用輶山用橈呂覽慎勢篇云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橈淮南子

齊俗訓云譬若舟車楸杼

道藏本許慎注作杼近本詠作杼

修務訓云沙之

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

偽孔傳所本

路史論四載引許慎淮南

齊俗注云沙地宜杼泥地宜楸

書疏引慎子今慎子不全無考何參錯若此

孔仲達所謂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全未知孰是也

令益子衆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子衆庶難得之食

案尙書曰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不言鮮

食而以益稷皆奏庶艱食者誤也下文言與益子衆庶稻亦

非

夾右碣石入于海

附案海字誤徐廣曰一作河是也禹貢及漢地理志是河

浮于淮泗通于河

附案淮泗入河必道于汴開始于吳夫差歷漢晉至隋大業

初更闢廣之禹時未有孟子言排淮入江乃誤也吳之通水
有二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國語
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
此自淮入汴之道則創之者夫差也河渠書禹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
濟汝淮泗會晉書王濬傳載杜預書云自江入淮逾于泗汴
沂河而上振旅還都則此道漢晉常通也世謂創于隋煬帝
者固妄而謂禹之舊迹尤妄矣因以知達于河卽是達于荷
說文引書政作荷可爲的據故通鑑前編從之釋文以河音
如字復云說文作荷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甚
如字之音陸氏謬耳又禹貢雖指曰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
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今本漢志注淮泗
作泗淮達作通水在南漢時湖

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荷字之誤。水在南。謂荷水在縣南。魏酈道元水經泗水注引此文云。荷水在南。水經亦作荷水經濟水篇言荷水過湖陸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作荷也。蓋徐州貢道自淮而泗。自泗而荷。然後由荷入濟。以達于河。若直言達河。不識何途之從。惟言達荷。而水道瞭然在目。今本禹貢作河。二孔無傳疏。蔡傳徒執今本爲河。求其說而不得。曲爲之解。未免支離。閻氏疏證考之最詳。余嘗謂河字乃荷之省文。未定是誤。注家自誤爾。不然。淮泗于河。旣無可達之理。自不得指後代所開者。蒙以禹跡。而史公親受古文于孔安國。何以不與說文全。而反全今本。禹貢改荷爲河耶。說文荷字注。兼引漢志作荷。而今漢志作河字。義門讀書記。謂算學者因經文之訛。而妄改。果如義門所論。豈班馬之

載禹貢作河亦寡學所改哉則水經之以荷爲荷道元引漢志亦作荷而史漢于導荷澤及東至于荷竝寫作荷又當何說是知河乃荷之省而荷乃荷之變也古字省變甚多往往爲後人錯認卽以漢志一端言之青州濰淄其道序中作惟琅邪郡朱虛縣箕縣下俱作維而靈門縣橫縣折泉縣下又作淮字雜然減換遂失其真且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音義各殊幾何其不誤讀乎荷之爲河爲荷亦猶是已至荷在定陶東北而云在山陽胡陵南者宋傅寅禹貢集解曰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荷當音柯

商革羽毛

案禹貢毛下有惟木二字此似缺然漢志亦無疑

雲土夢爲治

附案宋沈括夢溪筆談言唐太宗得古本尙書改雲夢土作雲土夢所謂古本豈真禹貢之舊乎當依漢志作雲夢土今惟王鑿史記本作雲夢土他本史記與水經注已爲後人所改矣於是有江北爲雲江南爲夢之說其辨見閻氏疏證胡氏錐指而南匯吳京尹省欽白華前稿書程拳時雲夢考後又謂雲土卽雲杜古土與杜通爲漢江夏雲杜縣地也浮於江沱潞於漢

附案史詮曰潞古潛字諸本潞下有於字羨文也

踰于雒

附案漢地理志注引魚豢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云舊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又魏于行次爲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變雒爲洛

陽周禮天官釋文亦謂後漢改雒則知史記中雒字茲東漢人所易後遂相仍不改爾是以唐李涪刊誤曰文字者致理之本豈以漢朝不經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古去佳乃宋王觀國學林云史記已用雒字非光武以後改漢雖火行然漢亦從水豈洛字獨改之哉馬班多假借用字魚豢說非也于是楊慎升菴外集及明周嬰卮林歷舉周禮春秋左傳山海經雒字以爲非始于東漢殊不知古本周禮諸書亦作洛字其宅若洛之通駮與絡尙改作雒何況本字未可据今本以駮之也漢是國號非地名可比且蕭何有天漢美稱之語奈何改之

蔡播既都

附案史與馬鄭王本俱作蔡播伏生今文亦然是也古文尙

書與漢志誤作波。榮爲濟之溢流，波乃洛之支水。此專主導濟，安得合而言之。自播誤爲波，顏師古以爲二水名。宋儒仍之，直錯到今。或者反欲改史文從波，何妄也。

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附案史註曰：金履祥云：潛沔于渭，無水道可通，必踰山而後入渭。史文當是入于沔，踰于渭，如荊州踰于洛之例。今本傳寫誤也。金說得之。

三危既度

附案度當作庀，卽宅也。說在五帝紀。

道九山

附案此及下道九川之文，皆史公所增。本九山刊旅九川，滌原而立言也。索隱以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蟠冢內方。

汝爲九山未知何據夫禹之所導自汧至敷淺原凡二十六

奚取于此九山若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

豈小阜乎且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奚又不在此數

有以知其說之難通矣左傳以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

稽太山玉屋首山太華坡山太行南爲九呂覽有始及淮南地形以會

羊腸孟門爲九竝與禹貢不合至以黑弱河濇江沈淮渭

洛爲九川則据經立義未可厚非獨九澤缺而不注余依禹

貢采舊說以補之曰兗有雷夏徐有大野揚有彭蠡震澤荆

有雲夢豫有滎播荷澤孟豬雍有豬野是之謂九澤周禮九

十嶽與呂覽淮南惟九山莫定主名耳

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

附案史公所錄尙書次第與書序異如置禹貢于臯陶謨之

前置夏社于典寶之後蓋行文敘事不盡依書之次第況今

所傳者是晉梅賾本并非賈鄴之舊則安知史之次第非元本乎禹告成功在堯時陳謨在舜世至于成湯因伐桀而作湯誓因敗桀而伐三豎既勝夏而作夏社于義爲順或以爲誤非也至大紀前編置多方在多士之前移無逸于後余未敢以爲然

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

釋史曰伯夷當作伯益

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

案索隱曰此取尙書皐陶謨爲文斷絕殊無次序卽班固所謂疎略抵牾是也今亦不能深考正義曰略其經不全備也

陳始滑

附案索隱曰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此云來始滑于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索隱是也但漢律歷志作七始詠與此又別詮釋亦殊魏孟康注

日七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

未知孟堅更据何本而丹鉛錄謂來是泰字

之訛卽七字也豈滑又爲詠之訛乎然謂七始詠是切韻之

法以孟康註爲意料之言殊非

裴駟引鄭注作在治習者笏也亦非

帝曰

附案正義曰此二字及下禹曰尙書竝無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仁和孫侍御志祖曰劉向上封事有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語則知古本有帝曰二字論衡問孔篇引書子娶若時辛壬癸甲上亦有禹曰二字

禹曰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

附案此文傳寫誤倒乃是子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啓也索隱不察妄譏史公言娶妻二日生子爲不經正義但云生啓子不子五字爲一句而不言上文義亦不全王逸楚辭天問注云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或以辛壬癸甲爲年亦非路史後紀注引呂覽列女傳辨其失矣

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附案一本無舜字是也當衍之若以此歌爲舜則下文帝拜將自拜其戒勉乎

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

案此因聲律身度之言而誤也說見五帝紀

國號曰夏后姓姒氏帝禹立

案既云國號夏后。又云帝禹。下文又云夏后帝啓。此與五帝紀言帝禹爲夏后全一語病。國語商王帝辛亦全。蓋史公謂夏殷亦稱帝。故硬加之。有說在殷紀中。

或在許

案許太岳之後也。姜姓。安得以爲臯陶後哉。史誤。

十年

案禹在位之年。竹書及吳越春秋無余。外傳皆作八年前編。因之。據孟子禹薦益七年禹崩之文。則八年似得其實。通志依史作十年。外紀作九年。路史後紀作十五年。宋邵雍皇極經世作二十七年。俱非。而路史發揮謂益前禹死。無薦益避啓事。謬也。

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案禹巡狩葬會稽之事起春秋後諸子雜說不足依據史公于論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或之者疑之也而于此直書其事以實之何歟禹會萬國諸侯定擇四方道里之中其時建國多在西北不宜獨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總會東南諸侯亦不應遠來於越蓋虞夏之世會稽不在中國故會稽之山不書于禹貢而揚城止于震澤也試觀仲雍逃吳猶然贏飾則夏后之敷天哀對胡爲直抵蠻鄉會既不到奚論于葬論衡書虛篇辨之曰儒書言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虛也堯典舜巡狩至四嶽四方之中諸侯來會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于此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出巡則輒會計是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獨爲會稽立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

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稽如何充之論甚允。或問國語載仲尼言禹致羣神于會稽。史公取入孔子世家。是以始皇紀言上會稽祭大禹。越世家言少康封庶子會稽以奉禹祀。闔越傳及序傳俱仍之。二世責問李斯有禹葬會稽之言。見李斯傳。會稽有禹穴。見自序。豈皆非歟。曰非也。國語浮夸。斷非出自仲尼。縱使禹會至會稽之地。必是治水時事。論衡道虛篇云。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無會計之事。當是已。詎朝會羣侯。遂埋斯土乎。勾踐非禹苗裔。闔越非勾踐種族。安得強合。二世所問。亦因當世謬談爾。墨子節葬下篇云。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夫堯寧有道死之事。堯之道死爲妄。則舜禹道死之妄可知。禹穴神符更屬附會。宋姚鉉唐文

粹鄭魴禹穴碑亦疑夏與秦俱不載而始載于子長丹鉛錄謂禹穴在蜀之石泉是禹所生處尤爲誕而不經然則禹會于何所葬于何處曰左傳哀七年禹合諸侯于塗山非會稽也禹在位八年不及再巡則惟塗山一會而已梁任昉述異記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可與左傳證國語會稽之誣禹都安邑葬必相近而絕無可考豈非儉葬之故哉劉向尙未識殷湯葬處至漢哀帝時按行水災始知湯冢在徵陌而水經注廿三卷疑之路史前紀入辨之更何論禹也越絕書吳越春秋言塗山在會稽唐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四當塗然以濠州爲是在今安徽鳳陽府杜注左傳謂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卽濠州山有繇禹兩廟又有禹會村唐柳宗元柳州集塗山銘宋蘇軾東坡集塗山

詩俱在濠州確然可信烏知夏禹真墓不在濠州之塗山耶
水經注三十卷据國語以禹會在會稽謂杜注壽春爲非未
免違戾然則會稽之訛何由曰管子封禪篇乃漢人屢竄其
稱禹禪會稽本屬妄談而世俗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有封禪
必有朝會好事者遂假其說以神之并僞造少康封無余一
節事而塗山之會不能沒禹又無二會于是謂會稽亦有塗
山之名酈道元竟以塗山之會是周穆而非夏禹穆會塗山
在富塗與
禹異處杜注昭四年左
傳亦云在壽春誤也舉無足徵也必欲求其說以通之則
論衡謂四方之山皆可會計不定是越之茅山故路史後紀
注言塗山亦有會稽之名將所謂會于會稽者安知非卽指
塗山之會耶然則會稽之墓爲誰曰古墓之不知者衆矣卽
或是大禹古蹟亦必因德被六合殂落之後雖異域殊方無

不起墳土以致其哀敬。羅泌所稱儀墓，非實葬所也。後書陳蕃傳言禹巡蒼梧，吳越春秋無余外傳言禹南到計于蒼梧。今亦可曰禹致羣神于蒼梧乎。述異記又言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民思之故立祠。禹陵亦猶是耳。其可曰舜巡狩而崩葬于會稽乎。舜禹葬處，誣瀆最甚，不可以不辨。竹書禹五年會塗山八年會會稽不足信。

有扈氏不服

附案扈爲夏仝姓之國。尚書疏云有扈見堯舜受禪，啓獨繼父，故不服。又云有扈爲啓之兄弟。此本于淮南子注。淮南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不知出何傳記。左傳昭元年晉趙孟以觀扈與三苗，姚徐奄竝稱，又將何說，恐只是與夏仝姓耳。

論中言夏之或問墨子明鬼篇引甘誓全文以爲禹誓何歟

後有扈氏

曰禹先有伐扈事莊子人間世及呂覽召類說苑政理皆言之而甘誓一篇與禹貢相接遂謬以爲禹矣至楚辭天問謂

扈本牧豎得爲諸侯啓擊殺于牀乃不經之談不足信也呂氏

春秋先己篇言夏后相與有扈戰甘澤非也孫侍御云御覽

卷八十二引呂子作夏后伯啓乃知今本之誤然困學紀聞

引呂子亦作夏后相則南

宋時厚齋所据本已誤

子則帑僂汝

附案帑與孥通用然古之用刑父子兄弟不相及寧有三代

盛時罪及妻子之事乎考漢書王莽傳引甘誓此語作奴戮

師古曰戮之以爲奴也疑古奴孥亦通借此可證經史之異

文諸儒之誤解湯誓孥戮孟子不孥竝全斯義而刊誤補遺

反以顏注爲非以孔注爲是舛矣竹書隱王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奴與孥全

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附案左傳夏有觀扈比觀于三苗有扈姓邳徐奄楚語啓有五觀與丹朱商均太甲管蔡竝號姦子韓子說疑仝周書嘗麥解五子忘伯禹之命興亂凶國亦與蚩尤類舉然皆莫識所出故左氏疏謂史傳無文斯先儒蓋闕之義焉自漢書人表云太康兄弟五人號五觀置之下中等地理志東郡縣名其處爲睥觀而韋昭因取以注國語道元水經巨洋水注仝路史後紀及國名紀仍之云后啓五庶封于衛是爲五觀夫古未有五人而合封一國者且旣據國以叛又奚須于洛汭之栖栖乎倘依僞古文之述戒作歌方將爲啓之賢胄奈何夷于叛人姦子也攷竹書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與國語稱姦子周書

稱五子合沈約注武觀卽五觀墨子非樂下篇有引武觀語
蓋武五音近或相通借其實一人非五人也然晉司馬彪續
漢書郡國志云衛本觀國姚姓則不得爲夏之宗室而况爲
啓子耶是可疑者若更以此五子適有五而牽配之則誣矣
後人又嘗以斟灌爲五觀而斟灌乃帝相之忠臣爲夏宗室
其國在北海平壽非東郡之畔觀鄆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
論之甚審然則此五子爲誰曰五子非五觀亦非太康昆弟
也以五子爲太康昆弟者始于人表僞孔傳襲之而改之云
太康五弟欲與厥弟五人一語相合孔疏復申之曰五人自
有長幼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五弟而不知書序
與史記竝作昆弟也如以爲太康之昆弟乎則當連太康在
內不得言五人如以爲太康之弟乎則仲康又在內矣何以

篇名不曰五弟之歌而題曰五子錢唐馮氏景解春集辨之
曰子者有親之稱五子者太康之子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
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注謂太康失
國兄弟五人居五子明是太康子故曰圖後後果太康之弟
于國巷亦非仲康立五子用失家巷確然可證此辨精嚴一掃疑障余深
禮之至潛夫論五德志謂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
德不堪帝事降頒疑作洛汭是謂五觀九屬妄談或問書有
御母以從之語安知子者非對母言之歟曰否此晚出偽古
文不足信也無論太康出畋不合其母亦從子盤游而太康
在位時固已無復母存閻氏疏證卷七答馮山公語辨之明
矣

子帝少康立

案左傳楚辭竹書夏自太康失河北國都爲羿所據仲康雖克自立而越在河南未能除羿帝相更孱遷于商邱先經羿篡繼被泥弑夏統中絕其後少康滅泥中興亂幾百年而始定故魏高貴鄉公推尊少康優于漢高祖見宋裴松之三國志魏紀注則歷代中興之主當以少康爲冠乃紀表全逸不言直敘世次若守成無事者然深所未曉索隱正義及左傳疏皆譏史公疎略信矣而宋黃震日抄謂少康之事遷時已無可考殊非豈未檢吳世家乎不載紀表而別出于世家亦失作史之體

子帝予立

附案春秋內外傳竹書世表皆作杵是也而此作予字當是省文然索隱本引紀作宁引表作予今本世表亦有作予者復引世本作佇墨子非儒篇作仔恐俱因形聲相近而訛耳

子帝槐立

附案左傳昭廿九年疏引世紀作芬竹書及索隱引世本全而史則作槐蓋有二名故路史後紀云槐一曰芬也人表分芬槐爲二人固誤竹書注外紀路史又謂或名芬發名祖武名魁皆不可信

子帝芒立

附案索隱于紀云音荒于表云一作荒竹書亦云帝芒或曰帝荒疑荒字非左傳疏引世紀作芒也而路史作芒如一名和亦不可信

子帝泄立

附案左傳疏引世紀作世蓋傳寫脫水旁路史作洩可證也外紀或作宗非

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局立

案索隱引世本作帝降與史記竹書異蓋脫去不字他若外紀路史所載不降與局之名甚衆或爲僞撰或爲字訛俱未可信又竹書謂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故不降五十九年遜位于局至局十年始陟與史不全莫知誰是

子帝廬立

附案世紀作廣誤外紀路史載帝名甚多皆妄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案孔甲見左傳路史依竹書作胤甲以孔甲爲非乃羅氏之謬也史公取左傳晉蔡墨所說豢龍事其有無不可知但傳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一龍降于天德之所致也何言淫亂德衰乎杜注乘龍各二云合爲四此

言二龍亦錯。所謂淫亂德衰者，蓋誤解左傳擾字耳。然其誤實從周語來。國語不可盡信。其言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猶言帝甲亂商七世而殞。夫祖甲豈亂商者哉。

受豕韋之後

附案徐廣謂受一作更，與左傳合。蓋古字通用。周紀廣更大命一本作受。惠氏棟左傳補注曰：周禮巾車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儀禮燕禮及大射儀注皆云古文更爲受。是古今字也。

子帝皐立。帝皐崩。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

案皐與發之名，竹書路史所載不全。皆未可信。惟竹書言帝癸一名桀，甚是。史誤多一履字，不然湯竝時名履，豈有君臣全名之理乎。外紀路史反從史作履癸，謬也。至索隱引世本

謂臯生發及桀疑非杜注傳三十二年左傳云臯桀之祖父

是杜不從世本矣

高誘注呂氏春秋音初篇云孔甲臯之父發之胤桀之宗注當染不侵篇云桀臯之

孫發之子亦不從世本

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

案桀之無道多矣而實以末喜亡紀中不及疎矣

迺召湯而囚之夏臺

案外紀本世紀言桀殺關龍逢湯使人哭之乃囚于夏臺又路史本太公金匱言桀以諛臣趙梁計召湯囚之均臺故褚生補龜策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繫湯夏臺此可補史缺

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案禹後封杞卽湯封之武王特因其舊封重命之耳故路史

注据大戴禮少間篇云湯放桀遷姒姓于杞它如漢書梅福傳云武王克殷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文選晉張士然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云成湯革夏而封杞卽史公于畱侯世家亦述鄭生之言云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而此乃謂周封夏後于杞何哉

用國爲姓

案姓當作氏

有扈氏

附案路史國名紀以扈與斟尋斟戈四氏出己姓高陽後謂史爲誤但扈爲夏仝姓卽甘誓所稱者與己姓之扈別至斟尋等氏索隱引世本及潛夫論五德志竝稱是夏後杜注左傳從之應劭漢書注從之

見地理志北海平壽下

恐非史之誤也潛夫

論及路史載禹後諸氏增多于史而字亦各異譌陳茫昧莫知孰是姑從略焉

有男氏

附案小司馬引世本男作南周書史記解及潛夫論竝作有南攷昭十三年左傳鄭伯男也周語作南蓋古字通故周子南君亦作男君

彤城氏

附案宋陳彭年重修廣韻註於成字下云史記有彤成氏古成與城雖通用而彤與形甚殊豈以形近致訛歟當考

斟氏戈氏

附案史記攷異曰索隱本作斟戈氏卽斟灌也戈灌聲相近上氏字衍

殷本紀第三

殷契

案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子亥遷于殷乃始稱殷子亥
卽契七世孫振其後仍稱商湯以商爲代號至盤庚復改稱
殷是以殷商可兼稱之然不得以子孫所改之號易始祖受
封之名故孔子言語嘗曰殷禮殷人而序詩書則曰商書商
頌國號之所定也奈何稱殷契乎攷其地則異揆于理則乖
當書曰商契

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案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毛傳以
元鳥降爲祀高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當毛公作傳
時未有遷史也遷史出而乃有吞踐之說其說起于周秦間

好事者是以屈原天問言簡狄在臺元鳥致貽列子天瑞言
后稷生于巨跡夫毛公豈不知吞踐之說哉亦鄙弗道爾自
史公信其說而漢儒如康成宋儒如朱子竝援以爲据遂有
謂稷契無父而生者毋乃誕歟行浴出野淫佚孰甚稷契之
母不宜若此鳥卵巨跡驚避不邊吞之踐之殊非情事聖人
之生雖異于衆庶然不外氣化形化之常寧妖僻如是耶前
賢闢之詳已甚至轉相傳述呂氏春秋音初篇以燕遺卵在
簡狄爲處女時詩疏引王肅解以姜嫄寡居生子尤屬乖妄
蓋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經之語故于殷紀曰吞卵生契于
周紀曰踐跡生契于秦紀又曰吞卵生大業于高紀則曰夢
神生季一似帝王豪傑俱產于鬼神異類有是理乎蛟龍見
于澤上雷電晦冥而劉媪猶夢臥不覺將與土木何殊卽史

所載其誣已顯論衡奇怪篇嘗辨之元方回續古今攷云好事之人見劉邦起于亭長爲王爲帝相與扶合附會以詫其奇司馬遷采以成史班固不能改知道君子掃除而弗信可也予因以考讖緯雜說稱伏羲帝嚳感履跡而生神農堯湯感龍神而生黃帝感大電生少昊感白帝生顓頊感瑤光生舜感大虹生禹感流星貫昴又吞神珠薏苡生文王母夢大人生孔子母與黑帝交生御覽八十七卷引世紀豐公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太公則卯金兩世俱龍種而薄太后生文帝復有蒼龍據腹之祥王太后生武帝亦有夢日入懷之兆嗣後生天子者往往藉怪徵以誇之傳諸史冊播諸道路皆此類也北齊劉晝新論命相篇反津津道之謂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不亦惑之甚哉

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

案契佐治水未見所出豈因禹讓契故耶

封於商賜姓子氏

案禹契稷之封國賜姓皆出于堯注疏言之甚明它若白虎通潛夫論諸書亦然史俱以爲舜非也

契卒

史通因習篇曰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史記凡有薨者全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耶何貶薨而書卒也

子曹圍立

案索隱引世本作根圍禮祭法疏引世本作遭圍漢書人表又作根圍考禮疏引世本日遭圍生根圍根國生冥是知史

敘世次缺根國一代而人表誤合二人爲一也外紀云曹圃卒子根國立曹乃遭之省根乃根之訛

子振立

案索隱引世本作核人表作核竹書又作子亥未知孰是

子微立

案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孔叢子引書曰高宗報上甲微則商家以日爲名自微始而史缺之不始于報丁也然竊疑商人自契至振竝別製名何以上甲至帝辛改名十日而以日爲名之外又未嘗無名如上甲名微天乙名履帝辛名受竹書諸君皆有名疑諸君俱有二名今缺不具蓋名以日者殷之質生之與死皆以是臣民之所稱亦以是別立名者殷之文非有大典禮不用故成湯告天始名曰予小子履而微子

虛不爲嗣遂祗傳其名啓而已。

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

案商以生日名子故不嫌于複獨此三世名報兩世名主何也通志曰報丁報乙報丙與主壬主癸皆兄弟之名史指爲

父子過矣。

人表于報乙報丙主壬主癸之下俱不言誰子蓋亦疑而使之也。

子天乙立是爲成湯

附案湯非名也。

有謂湯是字及謚者並非。

以地爲號故稱成湯武湯路史

發揮注云湯特商國中一邑名今相之湯陰成湯者猶成周然其名有二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質也曰履者別製嘉名文也堯典疏及白虎通姓名章謂湯爲王後改名恐非成湯自契至湯八遷

附案此仍書序元文成湯二字傳寫誤增故史詮謂洞本無此二字當衍之而所云八遷者本紀止言湯之一遷餘皆不載攷書疏曰世本昭明居砥石荀子成相曰昭明居砥石遷于商左傳相土居商邱是三遷也商與商邱不全見左襄九年疏竹書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冥之子振也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商邱不知是五遷也路史國名紀云上甲居鄴是六遷也而水經注十九又引世本云契居蕃是七遷也并湯爲八經典釋文謂八遷惟見四孔仲達數砥石商邱及亳爲三而連契之居商爲四遷非也

作帝誥

案此是逸書篇名書凡百篇幾逸其半而名目見于書序漢儒竝以書序爲孔子作蓋據孔子世家及漢藝文志也竟與

倒書文而然獨怪史公作史既兼采逸書而百篇之各目有

不盡錄者未知其去取何在信書序不得不議史記之疎信
史記不得不疑書序之僞余嘗反覆參究知史所載書之篇
名元有漏略故五帝紀無汨作九共橐飭大禹謨殷紀無釐
沃疑至臣扈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周紀及世家無旅葵旅
巢命君陳君牙而尚書實不止百篇宋儒力排書序非出自
孔氏朱子謂周秦間低手人所作雖執不知問要是先秦古
書竊意尚書元序漢初已不全後人傳寫又不免脫失耳奚
以明之如左傳定四年有伯禽唐誥二篇乃孔子所斷不刪
者而序無之此殘缺不全之證也殷紀有太戊一篇必書序
之所載者而不列其目此漢以後脫失之證也然則書豈止

百篇哉

趙岐注孟子宋小國章云古尚書百二十篇

湯征諸侯

附案湯征亡矣而紀有其詞豈非史公所見壁中真古文乎。唐白居易長慶集有湯征補亡未免妄作何忘檢史記也前編言此所載其詞不類非湯征之舊不然。

伊尹名阿衡

案索隱言伊尹名摯阿衡是官非名也其說良是但所謂名者非姓名之名乃名號之名後世因伊尹官阿衡遂以爲號史隨稱之耳然不書伊尹名亦疎伊尹名摯見孫子用間篇墨子尚賢中篇楚辭離騷天問。

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

素王及九主之事

湖本干湯說于字致于說于字

案伊尹之事孟子已詳言之乃史公猶信割烹爲真而反疑聘迎非實復取世俗誣百里奚是媵臣之說嫁附伊尹本于楚辭天問呂氏春秋本味墨子尙賢中下篇殆史通所謂多雜舊聞時采異論或違經傳與理不符者也鵠冠子稱伊尹酒保愈演愈怪何人之敢于誣聖賢哉五反與孟子三聘異疑因五就之文而誤素王九主亦不可據與韓子難言及後漢書馮衍傳謂伊尹于湯七十說全妄仁和翟教授瀨四書考異謂割烹出伊尹說漢藝文志小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案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尙書大傳言伊尹仕桀聞日亡吾亦亡之言遂去夏適湯鬼谷子午合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然後合于文王是

伊尹有適夏之事也。然湯既任尹國政，何爲復適夏都？或者湯初得尹，薦之于桀，在未任國政時矣。而尹之所以適夏，其心必以爲從湯伐桀以濟世，不若事桀以止亂。故五就五去，不憚其煩，及不可復輔，乃舍而歸耳。此本古史說若呂氏春秋，慎大篇言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曠，空也。或云是曠之訛惡也。猶漢書敘傳之曠，秦後書段穎傳之曠。恐其不信，湯親射之。伊尹奔夏三年歸亳，以權詐誣聖人，豈足道哉。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津南集辨惑曰：詩頌言古帝命武湯，武王載旆，謂之武者，詩人之所加也。紀乃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聖人決無此語。於是諸侯畢服。

附案：宅本或作諸侯心服，或作諸侯服連下湯字爲句，並非。

後書王暢傳注引史云于是諸侯畢服

湯歸至於泰卷陶

附案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卷當爲垆與尚書全陶字

衍大垆今定陶是

楊慎云泰垆即太行

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

遂衍斯字正義曰陶古銘反是泰卷即大垆衍去陶字正義

以陶爲古銘反者音垆也則又以泰陶爲太行而衍卷字未

知孰是太行列子湯問作太行淮南汜論作五行之山元不

音杭自經典釋文於太行兩列其音云戶剛反又如字讀者

惟取前音唐人詩賦皆押七陽韻相沿至今遂不知太行當

如字讀也

作湯誥

附案淳南集辨惑云此皆不成文理今湯誥具在曷嘗有此

遷何所据而載之余以上文湯征例觀知史公會見孔壁真古文決非無据今之湯誥偽作也故閻氏疏證卷二曰遷親從安國問古文所見必孔壁中物其爲真古文湯誥無疑然則此湯誥可與湯征補伏生今文書淳南誤以真爲僞耳明董斯張吹景集曾錄史記中湯誥注之

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子乃大罰殛女毋子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

案皇王大紀引此誥以羣后毋不有功於民至毋子怨置故后有立之下當是也久勞于外兼臯陶言之者猶論語禹稷躬稼孟子禹稷三過其門云爾禹自言暨稷播奏庶艱食則

二人共事偕行可知。臯陶當亦如是。禹貢錐指一摺此詩謂臯陶亦佐禹治水偕行
天又史詮謂東爲江南爲淮，乃東爲淮南爲江之誤。蓋壁中
初出，不免錯簡。惜今不傳，無從參驗矣。初學記卷六引史又作北爲河西爲濟
伊尹作咸有一德

附案康成序書以咸有一德篇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與
本紀全史公親受壁中古文者，則其繫此篇于成湯紀內，必
古書次序如是。本于太甲無涉也。自僞書以爲伊尹歸政所
陳，輒移于太甲三篇之下，索隱不察，反援變易之本，咎史公
序書失次，豈不悖哉！閻氏疏證二曰：諸經傳記伊尹竝無告
歸致政之事，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夫贊襄
于湯而曰咸有一德，喜君臣全德之助，慶明良交泰之休，于
義可也。若陳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

則爲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之言且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一德得毋鞅鞅非少主臣乎此是非之至明而易曉者斯論甚確攷禮緇衣兩引尹告今一在太甲篇一在咸有一德詳其語意必史臣中間敘述之詞故稱其字決非伊尹自言乃僞書既妄分兩處用之而又盡竄入伊尹口中真覺言大而夸也緇衣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鄭改天爲先今政作先此又僞書用鄭注之驗

於是適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

案外丙仲壬之立孔疏謂傳記小說不可用然孟子已明著之又見于竹書世本豈傳記小說乎唐宋諸儒多斥史記爲妄而無奈明著于孟子遂復撰出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

之說

據傳湯年百歲生外丙年九十七生外丙年九十七

於是從史記者除書疏所稱

劉歆班固皇甫謐與趙岐孫奭孟子注疏外惟古史通志外

紀及蔡傳而已又閱唐僧道宣廣宏明集有沙門法琳破邪

論間引陶宏景年紀所紀帝王之年多异然亦列外丙仲壬

又宋張衡有編年通載十五卷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張衡

云外丙仲壬合于歲次尚書殘缺孔氏誤陶張之書雖不傳

固信孟子史記竹書世本也若不從史記者則始于孔疏嗣

後宋張栻經世紀年

見通考

及皇極經世大紀前編明薛應旂

甲子會紀宋濂凝道記竝仍孔義不數外丙仲壬而其所以

不數之者一因桐宮居憂之語一因書序成湯既歿太甲元

年之文坐此二疑便硬刪殷之兩王并經史皆所不信母乃

悍乎殊不知桐宮居憂晚出之偽古文也卽以爲真安見非

居仲壬之憂。蔡傳謂太甲服仲壬喪。頗覺直捷。漢律歷志言太甲有成湯

丙服誤湯歿而太甲立。僞孔傳之言也。蓋緣誤讀書序來。宋

沈括馬永卿辨之矣。沈補筆談曰。湯誓仲虺之誥。皆湯時誥。

命湯歿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

文于太甲元年。不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既

歿。太甲元年。伊尹作尹訓。則文自足。亦非缺落義理所繫。章

句亦不可不謹。永卿嬾真子曰。書爲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

以訓嗣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歿。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

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爲定。雖然。史記亦不能無錯。

孟子竹書俱稱外丙二年。而此作三年。古史亦仍史誤孫奭謂史記

不稽孟子之過是也。至陶公年紀云。外丁三年。既仍史三年。

之謬。而又以外丙爲外丁。豈別有所本耶。成湯既歿。既者追

乃係王廟之明年也

是爲帝外丙

案殷諸王自當別有名。史缺不書。竹書外丙以下皆有名。史竝不著之。惟河亶甲名整。呂氏春秋音初篇有殷整甲徙宅西河語。餘俱無徵。恐是後人僞加。故不采。又殷亦未嘗稱帝。說見後。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

案書咸有一德疏曰。殷本紀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卽位六年。與經相違。馬遷之妄也。釋史曰。太甲居桐。卽在元年。史三年字誤耳。而閻氏疏證四力主六年之論。謂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援孟子述此事。兩用三年字爲據。以見古大臣格君非之難。殷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卽位。

後不指被放之後。與孟子少異。要爲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僞作古文者。依傍書序。遂將放桐事撰于上篇。三年復歸事撰于中篇。以合書序。而不知不合孟子也。孫侍御駁之曰。伊尹放太甲。必在卽位之初。若遲至三年之久。始放于桐。恐無此理。史太甲旣立三年不明。三年二字誤衍也。至孟子兩三年字。上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下云太甲於桐處仁遷義三年。處仁遷義卽在放桐之時。並非前後六年。倘如閻氏說。則史記下文云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又云帝太甲居桐宮三年。將謂前後統計九年乎。又桐宮。孔安國曰。湯葬地。疏證謂殷紀注引康成曰。桐地名。有王離宮焉。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此說果真。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奈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

葬處乎。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

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有湯冢。

非成

湯也。辨見水經注廿三卷。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

湯陵墓地耶。緣孔傳欲附會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竝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開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閻氏之言甚覈。至路史發揮謂伊尹無廢立事。宋孫奕示兒編復以放爲教字之訛。謂書序是教諸桐皆妄。欲回護伊尹而反昧于事情也。

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案攝政當國是也。朝諸侯則妄矣。此必仍戰國好事者之言。至紀年謂伊尹放太甲自立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之。尤爲乖誕。咸有一德疏已斥之矣。文選陸機豪士賦序云。伊生抱

明允而嬰戮亦謬

伊尹嘉之通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

溥南集辨惑曰三篇之書雖伊尹作然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弟太庚立

附案竹書作小庚疑非

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

案桑穀之祥記載各異史本書序漢藝文志家語五儀篇及孔疏引皇甫謐全古史大紀因之則爲太戊時事審矣乃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皆云湯時生之書大傳謂生于武丁時論衡屢云武丁時生之而順鼓感類二篇又以爲太戊時說苑于君道篇一以爲太戊時事一以爲武丁時事敬慎篇及漢

五行志竝以爲武丁時。劉晝新論禍福篇亦云。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拱生於朝。修德自枯。高誘呂注師古漢書注史通書志困學紀聞二釋史俱以成湯武丁是傳述之訛。卮林謂桑穀生于商朝者三。而均爲興商之禎。未必盡非也。凡此諸說疑莫能明。惟史稱一暮大拱。則近于怪。理所難信。與呂之制樂說苑君道言昏生旦拱何殊。考大傳漢五行志說苑敬慎論衡異虛僞孔傳家語古史竝作七日大拱。韓詩外傳三作三日。當以七日爲是。

帝仲丁遷于澠。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

附案先敘遷居之事。而後敘崩立。亦是一體。然商自仲丁遷澠以來。澠亦作全凡五徙國都。然後盤庚居于亳。殷下文所云五遷無定處是也。史公不應止書此三遷。疑是錯簡。遷相遷

邢當在是爲帝河亶甲子帝祖乙立之上書序邢作耿索隱
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考御覽八十三卷引史是耿則知
邢字爲傳寫之訛而皇極經世及通志三王紀謂祖乙圮耿
徙邢誤分作二地前編反依之東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實
指耿爲今山西河津縣邢爲直隸邢臺縣本于通志恐未可
信也又路史國名紀謂耿卽邢故通典曰祖乙遷邢佳韻邢
音耿通史記云先耿後邢失之而史記竝無先耿後邢之文
蓋羅泌誤

仲丁書闕不具

附案逸書有仲丁篇故云然此句當在前文帝仲丁崩之上
不應置外壬時也必是錯簡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

案史及書疏引世本皆以祖乙為河亶甲子而人表謂是弟
未知孰是

巫咸任職

附案他本皆作巫賢是也湖本訛刻咸字巫賢乃咸之子

帝祖辛崩弟沃甲立

附案書盤庚疏引史索隱引世本均作開甲紀年亦作開疑

沃字非又書疏以開甲為祖辛子未知誰誤

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

附案書疏引史以祖丁為開甲之弟皆與今史記本異惜無

從參考

立帝祖丁之子陽甲

附案紀年注云一名和甲本山海大荒北經蓋有二名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
案大紀云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九世中丁之名
誤也史詮非之云中丁至陽甲政合九世之數若沃丁以來
則不止九世矣大紀專就立弟及立兄弟子數之故以仲丁
爲誤史詮數一帝是一世故仍依史作仲丁而皆不攷史公
斯言之失夫沃丁之後有太戊中興仲丁之後有祖乙復興
豈得言九世亂乎况沃丁而上有外丙仲王陽甲而降有盤
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所謂廢適更立者何獨咎沃丁仲丁
哉蓋一代有一代之禮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
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諸生續梁孝王世家
袁盎語也若殷亦立子
周亦立弟
者權耳此殷周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
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孔子曰立孫自爲周

言之耳。

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

案湯都南亳盤庚都西亳判然兩地自史公有復故居之說而班固作地理志遂于河南偃師縣注云殷湯所都康成注經亦仍之云湯居偃師而張守節引括地志言湯先居南亳後遷西亳晉臣瓚又云湯居濟陰薄縣孔仲達于商書商頌竝載其說而云經無正文未知孰是竊謂仲達所述皇甫謐之辨極爲精覈謚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湯地七十里耳若湯居偃師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餘里豈當使亳衆爲之耕乎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盤庚遷偃師然則殷有三亳穀熟爲南亳卽湯都蒙爲北亳卽景亳湯所受命偃師爲西亳卽盤

庚所徙者

竹書謂盤庚遷北蒙非也

閻氏疏證復申之曰南亳是湯所都

皇甫謐據孟子以政之史注謂湯於後徙西亳子卽如謐以

政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

尹旣以身當國于偃師又焉能時時于桐訓太甲乎仍屬殷

熱方近自史云復故居注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不知盤庚三

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本泛言先王徙都山險之處

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湯曾有意亳殷山險往

視之如武王告周公營洛邑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日三

亳鼎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徙西亳凡此皆商

有天下規模形勝之大者不可不論閻氏之辨亦確余因考

書序盤庚將治亳殷疏引東哲據孔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

夫謂之始宅則非復故明甚可補前賢所未及臣瓚之說最
謬不足辨也

迺五遷無定處

案僞孔傳以湯徙亳仲丁器

即

河亶甲相祖乙耿并盤庚居

殷爲五馬鄭王肅以商亳器相耿爲五兩者皆非上文云自
契至湯八遷則不應通數成湯明甚而盤庚當作誥之時尚
未徙殷九不應列于五遷內矣考竹書仲丁元年遷囂河亶
甲元年遷相祖乙元年遷耿二年圮于耿遷庇南庚三年遷
奄是之謂五遷紀于前之八遷書其一而遺其七於後之五
遷書其三而失其二豈非疎乎盤庚至紂都復數徙史亦不盡書也又祖乙自
相徙耿自耿徙庇書序專言篇名故但云祖乙圮于耿作祖
乙而不及相圮遷耿事祖乙之篇政作于遷庇時故云圮于

耿不云遷于耿也。僞孔傳誤連上文遂改爲圮于相遷于耿。孔疏謂孔傳與經言大不辭亦頗糾僞傳之失。乃復引康成說祖乙去相居耿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因不再徙而。又誤讀竹書以爲祖乙圮耿遷奄竝非。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

案人表以小辛爲盤庚子與史不全未知孰是

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案三篇乃盤庚詰民之詞史臣所錄安得謂百姓思盤庚而作于小辛之世乎。書疏非之是也。至康成謂盤庚爲陽甲之臣謀徙都殷以上篇盤庚爲臣時事一先一後其妄政全。

殷國大治

案殷不當稱國疑是羨文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案淳南集辨惑云此篇卽祖已訓王之詞其曰高宗者史臣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旣歿祖已嘉之而作謬矣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但云及訓復失之太簡所辨是因學紀聞亦譏史與書序相違也余因攷書序及大傳言高宗祭湯有雉雒鼎耳祖已訓諸王史公取入本紀本無疑義論衡指瑞篇据大傳全只因書中有典祀無豐于昵一語馬融王肅輒顯背經史創爲祭禰廟之說以祭湯爲非蔡傳因之至前編直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有雉雒之異祖已作二書以訓祖庚反据此紀誤繫斯事于祖庚之世爲證竊所未安而日知錄十八及閻氏疏證竝以前編爲不易之論何

歟。僞作古文者，亦緣豐昵之文。故于說命中篇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若與此篇實相表裏者，大紀不知其僞，謬指黷神爲高宗初年時事，遂移彤日之訓于說命前，豈不異哉。經文昵字，蓋指宗廟對山川社稷七祀而言。況史引經作常祀，毋禮于弃道，則古本亦不盡作豐昵也。疏證卷四引閩陳第尚書評，謂史所稱義不可通，未免迂拘之見。竹書祖庚元年作高宗之訓不可信。

帝甲淫亂殷復衰

案周公以祖甲與中宗高宗文王竝稱迪哲，安得以爲淫亂衰殷。紀及世表全誤。然其誤從國語來。周語曰：帝甲亂之七世而殞，猶云孔甲亂夏也。此衛彪傒之謬談。何史公不信周旦之語而反信衛傒耶。溇南集五經辨惑曰：書聖經也，史傳

出于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爲近，知其事詳。左氏馬遷爲遠，其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遷就，寧舍史傳而從經可也。惠氏左傳補注曰：汲郡古文云：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昭六年傳：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外傳：帝甲亂之。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也。此說甚通。而淳南所謂變易遷就者，蓋指僞孔傳從王肅邪解，以祖甲爲太甲耳。乃孔疏力主之，以康成言武丁子帝甲事爲妄造。試問太甲稱祖，誰所傳說。出何典籍耶。若謂無逸以德優劣年多少爲先後，豈太甲之德遜于後嗣。文王之聖遜于三宗，而武丁五十九年之後，胡以不卽數文王之五十年乎。于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忽變而爲亂殷之主。岐頭詭見，坐令矛盾兩傷。蔡傳辨之極明。

子帝廩辛立

案世本作祖辛。索隱已于世表言其誤矣。而竹書人表竝作馮辛。與索隱引世紀作憑仝。然則史于紀表作廩亦誤。

子帝太丁立

案太丁不應重見。此與世表仝誤。

人表及後書西羌傳亦誤從史

竹書世紀

作文丁是也。史詮謂太字羨文。當是帝丁。猶帝乙帝辛之稱。恐未然。

帝乙立殷益衰

案書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多士曰。自成湯

非湯也。

是固殷之賢

君也。奈何以爲殷由之益衰乎。此紀及世表仝誤。然其誤必因錯會左傳來。文二年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

繇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傳不過雜舉以明不先祖父之義乃史公見其與厲王並言遂以爲衰殷之主杜預仍其誤而甚其詞云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尚之未知帝乙不肖何在上文繇契亦並言可謂契是不肖乎

人表置帝乙于下中亦是浴誤也

帝乙長子曰微子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附案馬融注論語云微子紂之庶兄此本于史宋世家與紀言微子及紂異母全自康成注尚書据呂氏春秋仲冬紀言微子生時母猶爲妾及爲后生紂遂以微子爲紂全母庶兄孔邢經疏及索隱竝宗其說夫帝乙賢君不應以妾爲妻尤不應廢子之長且賢者而立晚生不肖之子如謂先妾後后遂分嫡庶則當立后時何以不卽立太子必待紂之生乎况

其爲母一爾庶不可爲嗣妾乃可爲后歟太史之爭宜在立
后時不宜在欲立太子時也準情揆理呂子殊不足據餘冬
敘錄云妾旣得爲后矣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親稱嫡長子乎
此語真足破疑然則帝乙之欲立微子者知紂之不肖思廢
之而立賢子也太史爭之者執嫡庶之分泥于經而不達于
權也若公都子引當時人言以微子與比干爲紂之叔父則
誤矣至啟當諱開史例也說在周紀中

天下謂之紂

附案紂有二名曰辛者殷以生日名子也曰受者別立嘉名
也猶天乙又名履上甲又名微也史不書名受偶不及也書
云名而紂受音近故天下共稱之蓋卽以爲號矣先儒謂紂
辛受而紂受音近故天下共稱之蓋卽以爲號矣先儒謂紂
爲謚非至康成謂紂字受德則不足信蓋德爲虛位有凶有

吉受德云者猶湯誓言夏德立政言桀德非字之謂也然其所以致誤之由固自有說立政曰其在受德啓周書克殷篇曰殷末孫受德呂不韋作書誤解遂于仲冬紀著之曰其次受德康成過信呂書取以釋經後儒又過信康成故晉孔晁注周書張守節周本紀正義竝云紂字受德僞孔傳于截黎篇從馬融讀受爲紂謂聲轉相亂于立政篇依康成作受德謂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更屬岐說而仲達曲爲之疏曰或言受或言受德呼有單複爾豈其然哉周本紀錄克殷篇改末孫受德爲季受季者少子也豈史公有意更之歟

立政受德釋文引馬

云受所爲德也

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

案韓子十過釋名水經注八拾遺記皆作師延是也此與人

表竝誤作涓。師涓出于晉平公衛靈公之世。亦見韓子十過及呂子長見補樂書者曾引之。淮南秦族訓又誤以師延爲師曠時。而盈鉅橋之粟。

案盈字當諱說在周紀。

九侯鄂侯

附案九侯卽鬼侯。故徐廣曰一作鬼侯。九與鬼音近。如宛軌皆从九得聲。而徐謂鄂一作邗者非也。路史國名紀云邗侯亦紂三公。世紀邗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邗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則知史記異本是邗字。徐誤爲邗。而鄂卽邗也。故人

表有邗侯無鄂侯評林見韓子難言呂氏春秋行論過理有醢梅伯

語。又淮南子傲真訓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遂謂梅伯卽鄂侯。大謬。國名紀有思國。或疑思卽引康成云商有思侯

梅伯則與鄂爲二國矣。

韓子難言云。冀侯夷。疑鄂侯。左傳。五年。邢人伐冀。冀侯奔鄧。六年。納

諸冀謂之鄂。侯地皆相近。

九侯女不慧。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

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羸里。

案西伯之囚。因歎醢鬼侯。脯鄂侯也。

殺梅伯。另一事。當在後。楚詞注。箕子見紂醢梅

伯而被髮佯狂。則與剖比干。心全時已屬武王之世矣。

戰國趙策。呂子行論及魯仲連

傳可證。此紀是已。然此與周紀謂崇侯虎譖西伯乃囚羸里。

殊非事實。何者。文王嘗伐崇侯矣。因其譖而囚之。甫脫囚而

伐之。豈不跡類。修怨情嫌。投鼠乎。則知西伯之囚。不關崇侯

虎也。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有西伯伐崇論云。妄言者見詩歌

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

知其謬耳。惟西伯之囚。不關崇侯虎。故敷演多端。言無準的。

在此紀以爲潛西伯歎二侯在周紀則謂諧其積善累德不
利于紂此紀本于國策呂子而增入崇侯若周紀所說必當
時雜書有此謬傳所以淮南子道應訓稱崇侯謂紂曰周伯
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
請圖之乃拘于羑里桓譚新論稱虎之諧曰西伯昌聖人也
長子發中子且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圖之乃囚文王羑
里斯語烏足信哉然則文王之歎紂無從知之必有告者其
人爲誰曰褚生補龜策傳言紂聽諛臣左彊囚文王或者是
其人歟左彊亦見淮南覽冥訓他若韓子難言謂文王說紂而紂囚之
書大傳謂羑里之囚由于伐耆而詩文王篇及左傳襄三十
一年疏又謂大傳稱紂見虞芮質成及伐邶密須犬戎故囚
文王俱非也

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

案史公說文王出羨里及專征伐二事殷周紀及齊世家所載雖有詳略而大槩相全蓋本于伏生大傳而增損之然皆戰國好事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太公閔天散宜生竝周公所稱修和迪教之臣孟子所稱見而知之者則欲脫君子難必有道矣何至籍美女等物如勾踐之豢吳耶除去炮烙是太師少師從容燕語之所不得于紂者乃以羨里之囚一請而卽許之決無此理況洛西本紂地文王烏從獻之耶美女奇物僅足贖竊歎之罪請去炮烙方抱有善歸已之疑安能緣茲兩端便賜征伐耶後漢書史弼傳陶邱洪云文王

廩里閔散懷金韓子難二篇云文王請入洛西之地千里以

解炮烙之刑

洛西寧有千里

竝承訛襲妄而敷衍之耳

路史發揮論太公篇亦辨

之然則文王何以出羗里曰左傳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

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歸之呂氏春秋行

論篇云紂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

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此文

王出獄之故也然則何以得專征伐曰文王之爲西伯困于

王季紂加賜文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耳竹書可證已

竹書謂文

王降密而得賜專征則非也

因得專征故可以伐密然則何以請除刑曰亦見呂氏春

秋其順民篇云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

適祭祀必敬紂喜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願爲

民請炮烙之刑是地爲紂賜之非文王獻之亦不言洛西也

而炮烙之刑許不許未可知也。

後書王暢傳言武王入殷，呂先去炮烙之刑，是未許矣。

子必有所據，似得其實。惟言賜地千里太過。

淮南道應訓亦言獻紂事以紂

為炮烙在出美里而歸之後，以紂比干，則孕婦教諫者在次王之時，皆謬也。

宋李觀盱江集謂諸

侯從囚與請除炮烙，是得衆賣恩，適足以起紂之疑而激之怒。蓋未知文明柔順之道，自有不可得而害者。

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

案殷周兩紀及齊世家皆言西伯呂尚陰謀修德行善以傾商。夫德非傾人之事，亦非陰謀所能為。若果如是，又何以爲文王太公古史削去陰行，止稱修德足明聖人之心。其見卓矣。僞孔傳于載黎云：文王事紂，內秉王心。孔疏遂有貌雖事紂，心有將王之語。因學紀聞卷二折之曰：文王之德之純，豈心與貌異乎。蓋見遷史說文武志在傾商，累年伺間，虛言成。

實遂發此謬談耳。

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

案飢國周紀作者宋世家作飢蓋古今字異其實一耳耆與黎爲二國故竹書紂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灼然兩事路史國名紀云黃帝後姜姓有耆國侯爵自伊徙耆後曰伊耆堯之母家商後子姓有黎國侯爵與紂都接判然兩地黎在上黨壺關非東郡之黎也辨見經史問答卷九史公誤以西伯戡黎之篇載于伐耆下并爲一案千古傳疑迨宋儒始發其誤至前編出而論乃益暢其略曰黎者商畿內諸侯也西伯伐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于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文王專征若崇若密須

率西諸侯自關河以東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乎。三分有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孔子稱文王至德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則觀兵王疆。文王有無商之心矣。烏在其爲至德。紂殺九侯醢鄂侯。文王竊歎遂執而囚之。況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其其急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皆以爲武王也。昔商紂爲黎之蒐。則黎濟惡之國。武王戡黎。或者以警紂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歟。故吳才老以戡黎在伐紂時。其非文王明矣。武王而謂之西伯。襲爵猶故也。左傳定四年分衛殷民有飢氏蓋饑國之後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

案殷周兩紀月表齊世家漢律歷志竹書俱稱武王觀兵孟津而歸居二年乃伐紂故禮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蓋本于漢初僞秦誓也而晚出之秦誓遂撰爲觀政于商之語然中庸稱一戎衣而有天下卽史載劉敬說高帝亦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故宋儒均言武王無還師再舉之事

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案周紀作太師疵少師彊殷之樂官也此似缺疵彊二字不然則與上文稱箕子比干爲太師少師相混矣祭字衍周紀無祭字

赴火而死

案紂死無定說史與周書克殷解言自焚于火而尸子言武

王殺紂于鄗宮

見御覽八十二卷

賈子連語言紂鬪死其言死固已

殊矣竹書稱武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

南單疑鹿臺之異淮名猶周書康臺

南子汜論訓稱紂拘于宣室不自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

羑里又似紂但見拘禽未嘗卽死諸說不全莫知其實

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

案此乃史公輕信逸書之語也說見周紀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

附案武庚之封何以不告其遵成湯之法三宗之道而云盤

庚之政乎呂子慎大篇武王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問衆之

所說民之所欲殷遺老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于是復盤庚

之政史蓋本此

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

案夏殷周三代本皆稱王。間亦雜稱后。從未聞有帝稱。史謂夏殷稱帝。故以爲貶號爲王耳。夫皇帝皇后者。俱有天下之通號。本無甚分別。爾雅云天帝。皇王后辟君也。安得升降褒貶之說哉。禮運曰先王未有宮室。是皇亦稱王。大禹謨曰四夷來王。呂刑曰皇帝哀矜。皇帝清問。是帝亦稱皇。王洪範曰五皇極。文王有聲之詩曰皇王烝哉。是王亦稱皇。詩元鳥曰商之先后。書盤庚曰前后古后先后神后。禮內則曰后王命冢宰。是商周亦稱后。不獨夏稱之。其義一矣。然自三皇五帝三王之遞嬗。異稱遂若因世會而有高下之殊。于是皇與帝之號容或互稱。而三代之稱王。一定不易。歷稽經傳。無稱三王爲帝者。司馬光稽古錄稱夏殷爲王是也。既不稱帝。尚何貶號。史公之說奚据乎。索隱乃順非而爲之詞云。夏殷天子

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號爲王故本紀皆帝而後
總曰三王舊唐書沈既濟傳云夏殷爲帝周名之曰王何其
誕也若以周初貶之則武王不過卑以自牧如夏稱后之比
改帝爲王而已安得貶及夏殷若以周末貶之則戰國齊秦
猶稱帝更不應貶及先代且卽云後世貶之則如甘誓王曰
六事之人此真夏書也其誰貶之湯誓王曰格爾衆夏王率
遏衆力盤庚三篇王凡十一見高宗彤日篇王三見戡黎篇
王五見微子一舉先王三呼王子此真商書也玄鳥之詩曰
武王靡不勝長發曰玄王桓撥武王載旆實左右商王殷武
曰莫敢不來王此商頌也又誰貶之況史公于夏紀特著之
曰國號夏后卽湯爲創業之祖亦未嘗書曰帝則與稱帝貶
號之說自相矛盾而旣云貶號何以夏殷二代無不號之爲

帝耶。可知其妄加之矣。或曰：遷見周易尚書，屢稱帝乙，故謂

夏殷稱帝，非鑿空傳會也。曰：不然。帝乙乃其名，不得錯認爲

號。哀九年左傳注立爲天子，故稱帝乙。而人表但書曰乙。去

帝字並誤以爲號也。魏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乞伏熾磐

有折衝將軍信帝後世尤不得因一帝乙，槩商之諸王，而并

上槩夏氏。蓋史之誤由國語來。周語衛彪傒以祖甲爲帝甲，

祭公謀父以紂爲帝辛。人表書曰辛，去帝字。史亦曰竝屬載

子辛立。韋注帝辛紂名非。竝屬載

筆之失，不可爲訓。倘欲援作典據，則左傳辛甲虞箴曰：在帝

夷羿，以篡亂僭竊之賊而號之爲帝，亦將信之耶。穆天子傳

河伯號帝曰穆滿，又將謂周亦稱帝耶。它若唐劉長卿隨州

集送荀八過山陰詩：空山禹帝祠。宋歐陽修文忠集應天以

實不以文賦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勳。雖行文趁筆，然固本

于史記，未曾細攷耳。後世僭稱王者，自徐偃始。僭稱帝者，自

秦昭齊閔始合稱皇帝則自秦始漢以下封王爲臣位之極而王之名替矣或又曰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故譙周有夏殷廟號爲帝之論未知是否曰非也孔仲達引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全稱生稱帝死亦稱帝生稱王死亦稱王斯言極爲精覈觀盤庚三篇可見若果祔廟稱帝則盤庚何以稱先王先后而不稱先帝乎曲禮漢儒所記必周末變禮如秦昭齊閔輩忽王忽帝或追尊其祖考而題帝于木主或卒哭祔廟而子孫題稱爲帝違經背制何所不有記者特以著禮之變烏得例諸夏殷哉戰國策稱趙襄子爲王稱秦趙之先王爲先帝說在六國表夫大夫也而謂之王諸侯也而謂之帝豈非衰周亂禮入廟稱帝之的證歟竹書于夏俱稱帝于商或帝或王左傳襄四年或云後人之稱先代或以王言帝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言春秋作新王之事黜夏改號禹謂之帝竝不足信

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

附案監殷者爲管蔡霍。所謂三監也。史記諸處但言管蔡而不及霍叔。書序左傳亦然。以管蔡爲主。遂略之耳。蓋叔處以罪輕不廢。仍國于霍。竹書及穆天子傳有霍侯舊。後爲晉獻公所滅。故康成謂書序不言霍叔。是赦之也。見衛詩譜疏若孔仲

達謂其時霍叔在京邑。

見蔡仲之命疏

路史後紀十謂與管叔全經

死皆臆造之詞。而僞古文復有降爲庶人三年不齒之說。不

足信也。

高子賞刑篇云。周公流霍叔亦未可據。

而立微子於宋

案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蓋謂成王命微子代殷後爲上公。非謂成王始封微子于宋也。樂記曰。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韓詩外傳三全。越絕書謂未荀

子成相篇曰紂卒易鄉移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畱侯世家鄭生曰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漢書梅福傳曰武王克殷封殷于宋文選張士然表曰武王入殷而建宋潛夫論氏姓篇曰微子開武王封于宋又呂氏春秋慎大篇曰武王下舉命立成湯之後于宋以奉桑林而誠廉篇載武王使召公盟微子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豬俱可證武王已封微子并知初封宋爲侯爵自史公誤讀書序以封微子在成王時後儒多從其說殊不知微子歸周卽封于宋矣鄭注樂記云武王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想必以史記爲非故不從耳孔仲達于周書周頌禮記疏亦謂微子歸周之時暫復故位卽徙封宋爾時未爲殷後至成王命爲殷後因舊宋命爲公史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

惟言微子初封于宋不知

何魯是孫然史于殷周二紀及魯宋管蔡世家自序傳竝以
未檢呂子封宋在成王時而陳杞世家云殷破周封其後于宋則以爲
武王封之又似不誤誠史通所譏隔卷異篇違相矛盾者又
仲達謂微子暫復故位是因左傳而誤非事之實說在宋世
家中

以國爲姓

案姓字誤當作氏

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案史所述子姓分氏據潛夫論以較索隱所引世本則史有
缺略而稚氏又世本潛夫論所無疑稚氏乃時氏之訛音相
近也北殷氏潛夫論作北段世本作髦氏索隱謂秦寧公所
伐毫王卽是北殷路史國名紀四謂庚丁徙河北號北殷疑

莫能定矣

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索隱曰論語孔子曰乘殷之路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爲贊不取成文遂作此語亦疎略也

史記志疑卷二終